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小說

(八)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編 撰 會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乙集六 唐

大唐奇事

馬總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秦和。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卽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旣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卽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條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卽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

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旣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旣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閹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僚尙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恣

心狗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誠。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卽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狗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卽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卽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語。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

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會昌解頤錄

包潛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之。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吐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

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卻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卽能蹙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

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尙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卽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

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譴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甲。兼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嚙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卽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

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筍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歔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尙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

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癘。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鑄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

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問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欄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塔。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牀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

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條已不見。韋公卻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憫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關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

麴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

明拜謝曰。請尙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卻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卻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題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大唐新語

劉肅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壞。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敍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旣冤。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

覲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著知有神通焉。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旣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岷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岷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岷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岷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岷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闖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

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知不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輿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年。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

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尙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歎。

仙傳拾遺

闕名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龜鼉以爲梁，遂登於泰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旣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沖，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乃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卽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之旣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

邱硃砂。結而爲佩玉。登捭日之臺。發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狗於攻取。不能遵甘露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露曰。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旣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露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輒。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曰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卽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而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

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角里邨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卻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

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道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藜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待。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圮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

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日來此。當有所教。子房味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在焉。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旣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卽憇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卽取皮。繫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

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柘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資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橫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爲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爲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翻。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翻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爲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效，尸居候時，而

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於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搯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尙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泊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卽神氣邁逸。肌膚如玉。髭髮青鬢。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骨籙仙。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峯。訪洞府而去。崔宇旣及第。尋授東幾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敘舊。見肇顏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逕。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昇殿。然後召崔昇階與坐。款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卽於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筵篋妓。最爲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筵篋上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以筵篋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千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筵篋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卽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爲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爲尙輦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爲務。鑪鼎所費。家無餘財。官散俸薄。往往闕於饘粥。稍有百金。卽輸於炭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制。不足爲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諠雜。嗜酒貪饕。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卽須。德祖了諳其性。委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鎗。鏃輩陳於藥房中。凡自擊碎之。壘鐵加炭。烈火以煨焉。投散藥寸七於其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棲心至道。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及反顧。扃鑰如舊。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頗平。憩一山頂。德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兄長笑一聲。遂巡有白獸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里數。八兄曰。此八萬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術。遽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令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覩。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攜筐篋而過其門。問凡君所止。云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矣。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釀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疎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爇燭。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卽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爲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爲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帳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爲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如蹈虛。雖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眞累降於靜室。一旦與

羣真俱去。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爲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去。常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買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爲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晏嘗與論易，聞晏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於是測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談，而測神仙之旨乎？數年復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然還家，卽霞冠羽衣，眞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遺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

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饑。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沖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誠。徹廟廡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卽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

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蛾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窺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閑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令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卽應。滅燭而寢。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爲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遂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卽聞傳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卽使人訪之。將符已遜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

勿以其嗜酒昏醉爲短。眞和光混俗爾。淮浙間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闢葺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勸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鈎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眞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慙懣。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史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傲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

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喜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剝中事煎烹。次傳與喜。喜踊躍而掇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似不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當席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爲狐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

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言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卽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無計離餅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敵，不與寒涼并。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擊。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區區徒自傲，瑣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爲手所撻。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卽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琴。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攜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於代焉。」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耶？」對

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又青州大設。亦可看也。卽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卽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邇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刳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杜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卽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

陳復休 又見幻戲志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休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蟲蛆流出。棄之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讜時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駢。擁旄三州。皆威望。

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復休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著也。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復休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光啟元年。大駕還京。復休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邠帥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詣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復休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休在長安。駕駐華州。復休亦至興德府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誼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

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卻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盃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觀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峯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千仙僚。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磨。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

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墮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滄裴人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伉儷。願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美姿。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壻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眎。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屏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

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帳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勅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勅令。山峯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旣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瓌同學。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麾旆旌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卽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瓌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瓌爲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

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瓌深憫之，與語敘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瓌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瓌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瓌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瓌見其容狀偉燦，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卽召一人坐於元瓌之側。元瓌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瓌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蹤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瓌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敍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瓌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卽與元瓌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大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卽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瓌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採方訣。譚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日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尙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苦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釜鐵器。輩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曰。鼎鑪之屬。爲二。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瓢。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尙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閱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卽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

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眞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眞經之妙用。旣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山。與內臣齋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挺。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於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澆焉。旣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於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卽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仍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乘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

玉泉子

盧仝

溫庭筠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妹趙顯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應有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鄧廠

鄧廠封教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廠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廠已壻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廠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未旣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廠挈牛氏而歸。將及家。廠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於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廠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楊希古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燻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蟠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銜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闈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闈以下。桑梓多係於閩。豈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皆號爲敕使看墓。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蟻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慙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歧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鈎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

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趙琮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泊衡尙公主。爲相。李蟻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卽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尙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末及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箏聲邪。

廣古今五行記

武昌民

闕名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己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蠶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蠶自分死。冒來先入幃。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傅通。龜是媒人。蠶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鱒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旣廢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剝臟。焚爇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羅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爲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卽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使人裙下。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恆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

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遠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蚰蜒。腐草之餘耳。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蠅赦

前秦符堅欲赦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赦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且言今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瀟湘錄

李 隱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恒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子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卽雕刻。延徵於深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肴。從容論

道詞理博辨。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恆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恆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卽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卽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彊。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卽飛造行物。卽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旣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卽厚以賂遺。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卽千里之外也。枚旣嘗聞。因許之。華卽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頷。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內輔也。外張九竅。卽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

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卻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永尋不見。

奴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壁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剗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僞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當時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

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子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卻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周義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

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爲一虎去。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卽輒至趙氏寢室。旣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

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踪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卻復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乃絕。

張勅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對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鬪。卽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

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鬪。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裸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卽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於一室內。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殺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俟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旣憫我如是。我卽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宮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爲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旣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繁。遽以禮娶妾。妾旣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

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闌言誓。卽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於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佩謂鳳曰。我雖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概。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佩死已三年矣。卻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

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才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誤抵一石。剗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覩之。乃一年多酒甕已破矣。

牟顥

洛陽人牟顥。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顥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顥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顥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自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顥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聽。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顥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顥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

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閱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卻得迴。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卻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觀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卻化爲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之。

于遠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狹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鬼，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

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恠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翫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賈祕

順宗時。書生賈祕。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歡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祕乃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資。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己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祕。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祕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栲。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卽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古今。但恨

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教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吞無辭。吐飼不異。惟食蠶卽繭。繭而絲。絲爲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東東。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卽榮。秋卽落。近世人以我爲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騁。卽駑馬也。玉不剖。卽頑石也。固不必松卽可構廈。凌雲。我卽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卽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祕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祕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祕飲訖。謝之而去。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過。造其門。攜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

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其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黠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卻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及曉。卻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走去。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鑿術。其妻卽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饈。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奸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恆山內。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卽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詣薛贇。以告薛贇。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

過薛贊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攜劍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白將軍。旣人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贊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攜母而去。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讎。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不旋踵而至焉。今公旣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尙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況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

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參禮。懇求爲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爲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修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若心與言違。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爲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爲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涼風悲起。磻谷淒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

焦封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游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誤。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嶢嶢。旣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掛。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

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牋寫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少年懽醉後。只恐苦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酌以一絕。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卻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嘹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爲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聞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卻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歎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歧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巖。深所鬱鬱。忽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覩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攜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謂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楊貴妃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楊國忠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珠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閹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

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卻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開天傳信記

鄭棨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旄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帳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貓猴。豬。狃。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鍔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搢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躑躅。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

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裴諤

唐裴寬子諤。復爲河南尹。諤素好談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諤判云。這畔似邨畔。邨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諤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尙方造篋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拿攫騰奮之狀。各重

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幙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襖。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慙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塔下。化爲餅。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餅醞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

必術士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下。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李林甫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剗削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廐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

靈異記

白行簡

闕名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飢飩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爲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爲祟，可速作飢飩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爲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爲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命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問尙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爲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卽有。

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卻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收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行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坑而死卽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豔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己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爲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

明皇雜錄

鄭處誨

蘇頌

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板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旣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

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頽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瞻。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頽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頽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頽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廝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瘠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王準

王鉷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宏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取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卽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旣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旣而貴倨恃舊。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常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旣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

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眎襟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尙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謬語，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勣，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鸞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鷺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旣病，誠說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礪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

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享壽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末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遣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構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韋誥

潤州刺史韋誥。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培。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誥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誥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

也。令與寬俱來。誥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誥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婿。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之。簾下寬衣碧衫。疎瘦而長。舊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噓。呼爲鶴鵲。誥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誥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誥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巨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櫂。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州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旣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韉。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人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味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

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號國夫人

楊貴妃姊號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于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幘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廡。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耐。號國中堂既成。召匠汙餽。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蓋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尙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尙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儻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置。卽以縑帛贈之。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且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剋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光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

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正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死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鱸。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使君忽具鱸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

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十二真君傳

闕名

許真君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尙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禁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爲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二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二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末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遠梁間。敦等舉目看盃，二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二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二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抵，其船拽撥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二君謂船師曰：汝違吾

教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吾緣貪與衆。真除盪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犇鬪。當以劍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犇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卻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壻。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舉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壻。略請見之。賈公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佈畏。託疾潛藏。真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喫之。卽化爲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巨無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蒼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卽今舊跡宛然在焉。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

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

吳眞君

吳眞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蓋恐其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於屋上。有一青鳥啣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干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柩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親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於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虛而去。

志怪

陸勳

謝宗

會稽王闕吏謝宗。赴假經吳臯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爲戲。女卽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爲郎中令。籠三龜示之。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飶唯須飲耳女敕取鑪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邱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

顧邵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

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弱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闔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八朝窮怪錄

闕名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瓊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卽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疚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己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心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過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

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過，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廟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荐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琖，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

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鷺。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不凡。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尙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敝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卽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爰。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

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王氏見聞

闕名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中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歧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爲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爲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大師不利乎。

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逃。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楊錚

蜀秀才楊錚。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翫。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爲歡笑。諸客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爲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爲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鬚少年數輩。皆穠裝豔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共諂。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爲笑。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

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視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祇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竿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刀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曰蛇爲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於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

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糜於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指出院。欲搃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卻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卽必廣齋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卻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卽博。不吉。卽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卽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卽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恥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

會筵合。遂持棒伺于暗處。伸不知。遂揚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幘頭。撲滅燈燭。伸卽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无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尙科頭潛於飯牀之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呼韓爲池水清。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祇僧。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晷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卽無所見。又多畫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嚙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卽悄無影響。人旣異其術。趨事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祇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衛至於諸營軍。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衛。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於公衛。其餘并令散赴諸營禮懺。泊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衛中只留功德山已下會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

胡翹

有胡翹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爲巨屏。其飛書走檄。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貳車張筠。其宣辭假荊州任。在張同。張同

爲察巡。颺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爲禮。帥因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颺被酒。呼張筠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第行也。數以語言詆筠。筠因帥故。但銜之。他日往荊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從者曰。胡大夫。颺至廳。已脫衫矣。同聞颺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恨無能加害。時帥請颺聘於大梁。颺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密聞梁王。皆爲陳疏記之。洎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構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瞧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沈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爲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筠。蓋颺自掇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塞。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常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於王。月餘。又暴卒。人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

詔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卽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遏之乎。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盡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塔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尙歷歷而記之矣。

竹獮

竹獮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闥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獮獮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

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椶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椶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椶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爲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劉也。黃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撐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齋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乃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旣逼之。遂舉身自撲。啣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

能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當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熱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冥報記

唐臨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郡，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

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卽於樹下上馬前去。其身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子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否。昔與張總管交。某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是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

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卽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爲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旣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爲造一佛。初成。以綵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戴胄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頓。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

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咤。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仍墜此鬼中。卽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壘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舍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元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罹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旣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李祖云。驗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睛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謁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覺。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

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其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爲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時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令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爲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王璿

廣尙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吏王璿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璿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璿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璿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璿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璿罪也。應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山璿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璿曰：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璿者三人，解璿縛，將取告身，旣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闇，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

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璿曰。汝無罪。放汝去。璿辭拜。吏引璿至東階拜辭。僧印璿臂曰。好去。吏引璿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勸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璿。璿迴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勸當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璿。悲喜云。汝何故得來。璿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璿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璿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璿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璿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璿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卻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璿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闔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璿之吏。從門來。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璿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璿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牆穿破。見明。可推倒。卽至君家。璿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璿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卽驅行出金光門。令人坑。璿拜謝百餘。遂卽放歸。又蘇。璿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璿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璿辭謝。請吏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璿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康體健。遂平復如故。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酌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驕之有言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勳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箠千金之貶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

曰待時。尙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後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賊所未忍。汝真賢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時。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忽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殘嬾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

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蹤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愷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諍。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君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篷達錦繡，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

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圍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卻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卻廻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戎幕閑談

韋絢

源乾曜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瑩。在缺門。先人尙未啓。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

李輔國

玄宗爲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

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達攢刀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而下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齊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卽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己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醑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柳州別駕官令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

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眇眇然。又自髮際常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十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卽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贖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常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旬三二百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強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

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著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日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

暢瑾

暢瑾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衙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

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自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人之令暢躬自扁鑊。天明持籥相迓於此。暢拂旦秉簡啓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遣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卽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尙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爲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攜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一人擔之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術。韋絢長兄爲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卽詢訪雞師。

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卽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入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爲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爲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攫擊於水。當韋臯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於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於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龍吸已盡。而尸乃出焉。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蓋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微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視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爛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悚。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日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鷓脾桓木。魅水靈山。祇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鑊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女仙傳

闕名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徵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淨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鶯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敵，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嚮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宅，是所願也。」媪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道遙，年二八，艷美，攜筐採菊，遇媪，瞪視，足不能移。媪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道遙欣然，擲筐，斂衽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道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救，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箒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道遙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道遙，憚坐於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道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別於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勸膝，噴之以水。

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媼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搗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橐皆爲盡粉。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島。攘劍步罡。噴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卽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卽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道遙一時返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摧。拜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

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友。一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起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續定命錄

溫 奮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己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爲僮。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己之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自說五更作

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卽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曠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履屨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卽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視，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齋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皂莢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

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卻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卻至逆旅，壁釭熒熒，櫪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院河南尹，旣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海，凍餒求丐於儕輩。上海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肺腑，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尙書，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飲，又聞曰：尙

書卽到。何不且住。遂巡有一人。是脚力。攜小襖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卽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獲。效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尙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章詞

元和六年。京兆章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願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卽今西帥李公也。詞闕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

桂苑叢談

馮翊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天大晒。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

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隻。以水喂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卻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李尉

咸通中。丞相李尉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泊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補綴積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旣以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剏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旣畢。號曰賞心。栽培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

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簫。築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云。虛心織質雁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近公諱。（蓋賞字有尙字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爲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卻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某孤立。不雅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住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杜可均卻鼠

僖宗末。廣陵有貧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人有

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他所不及。卽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旣已齧損。卽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卻鼠。卽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采娘

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身。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旣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亦哭。罷卽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柱史。

御史臺記

彭先覺

韓琬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於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鸞。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於京。訪尋臺中舊列。安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爲翫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鸞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旣無餘能。唯以黃鸞自銜。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聽黃鸞。時崔宣一使於都。仁獎附書於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訝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田。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旬。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旣積。預聚雜果核。具犂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

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右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雖曲事女君。是終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慚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旣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白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強笑。意亦悒悒。

任瓌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鳩也。旣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旣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

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卽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有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僣俛。閱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旣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脅仁傑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馮尙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馮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敍冤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縣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中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令假傑等。

巾帶行立於西。命繚視之。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繚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安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勅按問。虔勗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言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誓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有異謀。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遺頊。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大原王慶誥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旣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等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紉誦。常謂微效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旣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臥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爲人所談。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克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諡曰定。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

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拔刀自刎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禁啣啣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乍可因風。日稱啣啣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刑。則天特流於灤州。子景憲訟寃。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詞也。」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慎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三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

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卽日拜監察御史。

因話錄

趙璘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願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絜累至。吏中榮達。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

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頷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龐者。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誤。從容而退。

南楚新聞

尉遲樞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李唐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羅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於數間茅舍之下。囊囊蕩空。旦夕以紐針爲業。生之行李間。猶有一二千緡。綠茲復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環。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櫓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梢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

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悼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旣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於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翌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效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園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

上鷹命詠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會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於今播於衆口。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荷君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去。故明言與君別。余朱曰。神將奚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尙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普王卽位。

羯鼓錄

南卓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

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坼。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及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激。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宋沈

宋開府孫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環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商榷。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士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旣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惴恐脇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曹王臯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欲求通謁。先啟於賓府。賓府觀

者咸訝議曰豈足尙耶對曰但啓之尙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料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捲於料中以油注捲中捲滿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耶婆娑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西河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卽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辨疑志

姜撫先生

陸長源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

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荆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旣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上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瓘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瓘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於軍門。舉家無復遺類。

李恆

陳留男子李恆。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恆。恆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拽髻。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恆。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恆還。以大盆盛水。沈一張紙。使恆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恆也。恆慚走。遂卻還。昨得錢十千及衣。

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此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多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水經

陸鴻漸

闕名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生，憩西廊僧玄鑒室，會纔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環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餅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掉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給乎？陸不

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邊半懼其舛。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

陰德傳

章判官

闕名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祇也。今者冥司章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爲延入。應依命。老人卽出迎之。及庭。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銜稱思穆。敍拜時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故俟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孱劣幽薄。觸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零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凶。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疋實非己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憮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敍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書啓。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

正收錄家貲填償外。尙欠三四萬。無所出。初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賊。非己用。積年不申論。雖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諂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繫。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紮朱程。戊曹賈均。就罪所。將刑之。文卿旣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楊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內。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艷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旦。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艷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開筵。應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鳩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冤。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在。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

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爲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勅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爲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蓀蘭旣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乘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於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贖。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

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

報應錄

闕名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卽當有陰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卽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童安珩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卽以經販。安珩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珩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珩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珩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珩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珩。歷歷然。遠邇聞之。觀

者雲集。琪遣人告報安玕妻。玕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琪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欄餵飼。安玕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琪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異聞錄

關名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蓋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尙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衛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衣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

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褱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南。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尙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卽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僮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人。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

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擎攫噴毒。聲如鞞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啾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銛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以其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蹟之。因制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語試自見而蹟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

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背鼻口流血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章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可客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旣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章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官。爲其尊父母。壓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

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璠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